

II 刊 叢 藝 文

風山

丁 山

行發會行刊叢文

風山

丁 山



1319

二之刊叢藝文：編主郎吳

康德七年五月十日印刷
康德七年六月十日發行

定價捌角
(郵費壹角貳分)



風 山

丁 山 人 作 著

新京市西四道街 天保堂胡同

歌 冷 李 人 行 發

新京市北大街 益智書店

民 裕 董 人 刷 印

新京市北大街 益智書店

會 行 刊 叢 文 所 行 發

新京市北大街 益智書店內

部 刷 印 益 智 書 店 所 刷 印

新京市北大街 益智書店內

總經售處

益智書店

新京市北大街

電話二一五一九一
振替新京二三五六號

一九三〇年一篇題名火光的故事，刊錄在創刊號的「現實月刊」上之後，寫作熱開始溫暖着我幼穉的心湖，——我與文藝從此結緣。

當時「冰花社」的友人嘗帶給我新出版的圖書，我彷彿是一個獲得了不知名的菓實的孩子，雀躍又驚悸地嚼着。先生中不反對讀新文藝書籍的祇有兩位青年，其餘則是忌新如讐的。然而我已有了信念：『新的永久是代替舊的』我堅強了這信念拋棄着舊的，那昨日的渣滓；追尋着新的，屬於今日的健康的生活。

這生活被滿洲事變那柄闊斧劈裂了，我便帶着窒息的良心從學校流到鄉下，從鄉下流到小市鎮。在哈爾濱附近的車站上尋到職業，安定不久，又流到鄉下，從鄉下又流到小市鎮……五六年中如一猶艘無風帶的船，漂流於小市鎮與鄉下之間，雖

然寫了一些故事，那素材也大半採摘自我所漂流過的平凡的市鎮與平凡的鄉下。但不平凡的是我獲有了許多聰明的友人。

許多聰明的友人漸漸從我身旁悄悄地星散。

許多聰明的友人漸漸從我身旁悄悄地死去。

許多聰明的友人漸漸從我身旁悄悄地沉落到一隻可怕的深淵。

擺在眼前的許多悲劇的場面，嚙噬着我的良心。一九三五，三六兩年就真的啞了我的言語——大約是承接了托爾斯泰底『否定了藝術』與魯迅底『文藝無用論』的影響，以往寫作的熱情截然消失了。

一九三七年偶而流轉到新京，偶而又遇見了幾個從事文化事業的友人，他們推我拉我企圖喚回我逝去的溫暖，他們不允許我沉默（雖然沉默並非麻痺）的任憑火熱灰燼，他們的摯愛波動了我冷靜的心湖。假如我的友人客齊他們底『熱』與『力的施捨，我不敢想，我會扮演了那一幕悲劇的角色。

現在，我又流落到相同鄉下的古老的城堡來，這城堡或將遞給我一些新的題材或將遞給我一些時間，允許我寫幾隻故事幾首詩篇獻給愛我的一切友人。

依目前的情勢看，我雖沒有一個文化的職業，讓我與文藝絕緣是不可能的了。

丁

山風目次

我與文藝（代序）	一
歲暮	一
臭霧中	二一
銀子的故事	三九
山風	七七
北極圈	九一
織機	一一五
狹街	一三一
壕	一五九
變生	一八一

後記

.....

歲暮

——戀人的手記

忘記了什麼年月，叫人傷逝的年滑回來啦！

親愛的：叫人傷逝的年滑回來啦，牠把過去的鉛塊帶給我，牠把過去帶給我，要我傷逝。

我沒有驚奇，也沒有怕，祇要我們還平安，還能平安的活在那塊原野——那塊流着發狂的熱和一團紅的太陽底下的原野。告訴你，除非我們每個人在發狂的熱中平靜的永恒的消沉下去，……我們還會團聚的命運，好的命運。

1
怕祇是一縷飄渺的，沒有尾巴的希望。現實，在憑怎樣沈重的鉛塊，也不會沈澱我這顆漂盪的心了，親愛的，爲了你，爲了現實的工作，我在怎樣想你，惦念你

惦念我們那塊消失了很久的生命底故事。

我爲你這樣的寫着，沙子從外面旋進來，這不算得什麼希罕啊！

鎮梢是死狗般的睡着了，我竟會忘掉我是被命令來到這裡。

那是某一天的早晨在冰凍的道上，和幾個下從人流着鼻涕的走着，大板車纔不是東西，沒有蓋，風尖利地竄進大衣的袖口來，哭冬——哭冬——一起一伏的跳蕩又跳蕩，親愛的：我們是受慣了罪的，祇要叫我們活着，你說呢？

他們許多人嚇吓我說遠處的附近蟠居着殘忍的土匪，一幫一大幫，很厲害呀，他們錯認我是一個不曉事的孩子，呵！不曉世故的孩子！

老人擔心我的遠行，年青的孩子就跑到那樣一個陌生的鎮上，而且，那樣一座敝塞的鎮上，老人的眼淚滴落在我的臉頰，我不清楚那是悲痛抑是歡欣，我已竟來到這裡了。

天最可怕，是一個最壞的夜呵，牠有時膽怯的嘶鳴，有時又打起哨來。

親愛的：我願借殘燭的淡光爲你這樣的寫着。

這鎮上有一條很長的江，一條蛇似的曲折的街道，這鎮上還有純樸的人，^亡敏塑成的男人和女人，到這裡來的不久，曾把這些印象，寄給遠地的友人，但是我却不曾告訴他們，這鎮上的江是凝着的，這鎮上的街道是歎息着的。這鎮上的人是那樣的愚蠢和可憐的。

我開始在我的圈裡轉着，我感到的是大底寂寞，那些下從人是不會瞭解我的寂寞的，我，也許祇有你知道，我是像狗一樣的活着和狗一起活着。

——汪，汪……

他們叫着，爲主人，我也要很着哩。親愛的，如果我另外能找到旁的職業，其實，旁的職業又有什麼相異呢！活着的人類啊！

我啊！似的醫療自己，日子流下去了。

長眼梢的巡查又回來了，我最厭惡的是他那副豬肝臉，如果你能看見，你聽見他說話：

「梁價又高A了，糧棧收進紅梁多少石，B梁莊買進元豆多少石，會長王三爺收進小麥，包米多少石，……」

聽不清楚他那張快板嘴，豬肝臉浮着一層諛笑。

「我們又會有一批大收入了，先生！」

「好！」我祇能擠出這個聲音，低頭揣撫我的職業，親愛的，這樣職業十分苦惱我了。

每天，有許多陌生的紳士和商店裡油滑滑地老板來瞎纏，他們都是爲他們自己的利益纔來的，他們說些我們聽不懂的話，——我們討厭的話語，我們從不曾聽過的故事，親愛的，如果你喜歡聽，他們是對於全鎮的居民沒有一線希望的東西。

我將要馴他們！

到這裡的第十天，我把全鎮上百多家舖子的油滑腦袋拘到一起，開一次會，叫那個本地出身的僱員寫幾張布告貼在街上，市場上，我是用未來的不幸底句子警告他們，這些豬。

鄉村和附近的人，低低地流着：

——年輕人很厲害啊！發過財的梁耗子要倒靈啦！把他們一起弄一下子吧！教訓一下子吧！愚孩子……

——有復活的希望了！

親愛的！我聽見這些親切的聲音，我已竟決心我自己，雖然前人留下一個特別的惡劣的腐化的習慣，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，那管我會被他們驅逐出去，那是常有的事情。

日子江水似的流下去了。

梁價高漲啦，小米一斗從九角漲到兩元三角，高粱從七角半漲到一元八角。

老年的人們悲哀着，他們好像發現一種未來的潛伏的壞年月將會爬出來，老太婆們流着淚，他們擔心連牲口都喂不起啦；春天殘價扣了梁現在數九天，沒辦法！

狗眼睛的會長王三爺，和旁的人們跑到我這裡來了，他們希求和哀愁的眼光溜向我。你不要問吧！他要壟斷市價，他想把全鎮的梁棧組織起來。

他們對我說話，一直刺進心窠的事情，我聽到了。

——你一定要幫我們這個忙，這是一個難過的機會！

——我們不會辜負你，請放心！

——你是一個極精明的年輕人哪！你不能那麼愚。

——遠埠的行事冒烟漲！

——有錢纔能活着。

這些年老的狡猾的東西！「蠢驢！年輕的老子纔是你們的對頭，」話在心裡，

心被火執燃燒着了。

彷彿有許多聲音從湧我，我悄悄地離開他們，跑到江邊和崗上，想讓我的心跑在冬天的平靜的冰上。

全鎮籠罩在灰暗的霧中，像有什麼東西在某一個角落裡醞釀着了。

街頭上人不不停的往來，他們張皇的，憤怒的走着。

太陽不太紅，雪淺淺鋪滿原野，小土山下的人家零亂的擺在那裡。

剛才的印象醉鬼般搖起來了，高的樹和白的房頂，模糊的山和空洞的炮台，我擔心呵！親愛的，我怕，這古老的鎮是醉鬼般的搖蕩起來了，蕩得高，天高，從地球滾向月球。

親愛的，我不能再寫下去了，我的手顫抖着了。

我第二次從站上回來。

江沿上的每個鄉村，都在沸騰着，生命，彷彿傷病狗似的在荒原和冰上叫嘯着從遠方的某一個角落，我們真的聽到人類屠殺的騷擾了。

本地人的僱員告訴我：「東大橋和下窪甸的道路上有成羣的窮蛋把糧車分劈啦！」

麻子張和長眼梢的巡查回來了，他們先拋給我一個歎息。

「怎麼管！四鄉盡窮蛋，窮蛋和胡子一樣兇野，如果這樣下去，我們將一粒糧也收不進了啊！」

我沒有找出話來安慰他們。

日子不久，古老的鎮上也沸騰的叫嘯了。

人在街上流。

偷偷地，我走到街上，滿街是看熱鬧和拖着口袋的人，莊稼人，老婆和孩子，這些人，親愛的，你沒有福分聆略這幅風景的。

會長來了，坐在我的椅子上。

——你一定要替我上個報告，爲你們的責任。

是從鬍鬚中噴出來的白沫，我抹去了那輕浮的白沫，看見會長的眼睛是紫紅的了。

——這些可恨的東西，竟搶起來了！你看，老弟，我們是一家人，你們和我們。

——我們一部分被搶分的糧米早納過了捐稅的。

——我們是一家人……

——我們和你們！

我心被狼爪抓着，親愛的，你會猜到我是怎樣難過，在這一倏忽的時候，是悲憤，是咆哮，……我告訴你，兩個分野展拓在我的前路了，當那些流動的色線將刺到我的眼，那些人頭，那些手那些不同的臉啊，親愛的，我好像在聽見一篇可笑